

浦陽人新物記
寶編





記物人陽浦

撰 濂 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物人陽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E 六六二八上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竝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

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
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陽元序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通、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汭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尙質。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懌。母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旂、穉、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尊慕之實。徒於名號繆爲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慨。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倣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藉是以發耳。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傳零之後居清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孝友

陳太竭

鄭綺

政事

楊璇

傅柔

吳傳

吳直方

下卷

文學

梅執禮

何千齡

鍾宅

張敦

蔣邵

傅雱

黃仁環

石範

王萬

趙大訥

于房

朱臨

錢通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上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劍殺攀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備書其事可以勸不

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寢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蕃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重脩政和敕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據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都中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潛求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原

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閒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尙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絀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絀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儻。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願以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字晝冥。士庶皆實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剗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

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防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洩其謀。故陽託根索事殺之。秉哲卽捕子防送營中。革欲以一隊自奮。瓊給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諡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贊曰。溶之死。執禮嘗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藁爾之軀。膺虎狼之暴。至於糜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真足信哉。凡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爲何如耳。世概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是蓋無忝於溶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未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興。效長才。出祕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貴富者哉。計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自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爲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爲。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誌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能同也哉。善乎魏徵之

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袁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謁。四代聚居。穆穆雍雍。門旌偉然。照映閭井。曰何千齡。剔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謁。縣人。武鼎之子。親竝亡。卽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隼果肴。烏鳥不啄。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卽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謁衰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眞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剔肝刲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韓愈氏所論。鄢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閒歟。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疑道遷歟。自牖遷睦。淮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縉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歎。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嬪唯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世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榮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鄧。鄧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鄺。鄺生鱗。鱗生給事中蕃。蕃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變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宏。宏生垣。垣生倬。倬生子襲。子襲生扈。扈生宋歛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較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綺。卽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觀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政事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赫赫焉若前日事者。非託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至泯泯無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濂嘗從薦紳先生游。頗知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或爲其國尙書。或爲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之事。語在方鳳傳。揚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洙。字宗魯。歷知梅新二州。洙之族子果。字叔毅。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果之弟梁。字叔材。亦舉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爲山陽尉。趙不玷自睦來遷之後。孫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皆班班見於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爲清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閱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知其名氏者尙若

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來且若是。則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操厚倫惇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仰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怨。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於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濂竊拳拳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幸猶可以考見者。輒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盡錄之。作政事篇第三。

楊璇。字季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尙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去聲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及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